

子史精華

4加3
426
16



門 4 3



子史精華卷七十

文學部六

書籍

大度之書

管子 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

金緘丹書

晏子 公遊於紀得

中有 日食魚

楹語

晏子 晏子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

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土

禹之總德

墨子

有之曰不慎厥

南遊載書

墨子 子墨子使衛關中

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

子史精華

卷七十

文學部

書籍

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古人糟魄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無研農之難吾安敢廢此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

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

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之矣夫

緡十二經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子曰善往見老聃老聃不許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於是以說老聃金板六弢莊子橫諒之則以詩書

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知者不以言談教慧者不以

藏書儀韓非子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

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慎墨季惠百家

儻之故荀子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已三豕亥呂氏春秋子

之說後王誠不詳夏之晉過衛

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二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一與

相近一與一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

不勝異說揚子一閱之市不勝異意蒼頡史篇揚子或欲學

史乎愈於焉一卷之書揚子或曰女有色乎曰有女惡

妄闕也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漏法度也

綠衣紵絮揚子三百色如之何矣三千集記久明遠

揚子彌綸天下之事著古天地無藏情抱朴子披元

昔之嗜嗜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學者淵抱朴子古書者雖多

考古今則其未矣未必盡美要當以為

者承伐漁獵其中見增深川流抱朴

辰林薄禱蒿嶽

見籍籍云云

抱朴子該河洛之

覽者費日

子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

四名五志

支中子薛收問續詩

日且曰吾懼

子曰有

一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

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於

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

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子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

是

實次大事注西方謂周也

故志訓典

國語教之

族類行讀此為王者師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

比義焉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良為其老彊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

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

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

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

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即我矣遂去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德五千言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

矣彊為我著書於是廼著書上下

稷下著書

史記孟子荀卿傳

篇言

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

奭之徒各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

魏公子兵法

史記信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

稱

布咸陽市門

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

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容人人著所聞集論以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號曰呂氏春秋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

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見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陸

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

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

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慚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

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學一王太后賢之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為太史五家

之文佛異史記太史公自序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翳忽玉版

太史公自序故明堂石室金匱一圖中祕書漢書成帝絕光

籍散亂注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祿大夫劉向校

使求遺書於天下蘭臺圖籍祕書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

鑄鼎刻書漢書五行志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

出與五行之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

火爭明為災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

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

禮壞樂崩聖主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一下一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

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
有方技略今刪求遺書上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見七略上鄭長
其要以備篇籍

者漢書藝文志十一篇虞初九百漢書藝文志十一周說

日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出稗官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於一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可觀者九家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蠶出漢書藝文志

說一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辟猶水火相滅相生

見上雋永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得書與漢朝等漢

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

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

獻王者故一好寫留真見與歷相應漢書揚雄傳大渾思渾

多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

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

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

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日一二三泰初一亦有一

顛頊之歷焉樞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

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

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擲瑩

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祕書之副漢書敘傳游博學有

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

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

書每奏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按素文素王

素文漢書叙傳十一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按素文素王

之文謂春秋也指春秋緯為漢受命符言故不錄入經學

子史精華 卷之十一 文學部 書籍

類九流

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以別注應令丙後漢書章帝

唯得榜笞立又十一筆長短

書林後漢書和帝紀帝幸東觀覽

以充衡山玉牒

後漢書郡國志注湘中記曰老氏臧室後漢書

是時學者稱東觀為十一道案其文治水注老子為守臧史

後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

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祕經後漢書蘇竟傳夫孔丘一為

府函經祕錄並皆在焉祕經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注

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包藏也言緯緝裴祕記後漢書楊厚

善圖識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我

一中有先祖所傳一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

闕辭家從健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出受河洛

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依論

語作鄭志

後漢書鄭成傳門生相與譏康成答

書賈逵傳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校定宣明殿

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一於一注沛王

書桓郁傳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一於一注沛王

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注沛王

通論後漢書沛獻王輔傳輔於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

定律令為漢儀後漢書應劭傳又一一建安元年

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

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

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

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

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板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

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

尉板合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
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辨物類名號識時俗
嫌疑
後漢書應劭傳撰風俗通以
戶牖牆壁各著
刀筆
後漢書王充傳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
慶弔之禮
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
以為談助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
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

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
後漢書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以譏當時失得

日——其指訐時短討謫
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後漢書
崔寔傳

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
匡老反韓

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
復孟
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子——

百餘
漢四百歲元其興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
天文陰陽歷算常就好元經謂崔瑗

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
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

始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
載之兼兩
後漢書吳祐傳
父恢為南陽太

當然之符也——
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
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

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

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

世不之後漢書王景傳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小

季子矣大衍元基笙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

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詩細長於論衡

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於後漢書趙

騰傳騰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竹簡小

而歎息以為邕還京師傳之學者或誦習焉

篆晉書武帝紀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家善文晉書華廩傳廩

載教誨子孫誦誦經典集經四部六錄晉書傳元傳撰論經國

書要事名曰行於世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

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發明奇趣

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振起元風晉書向秀傳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

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

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道家之言

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見父子證明足以為審晉書曹志傳帝嘗問六代論問志曰是

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先王有手所作

臣族父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合書傳於後是以假托帝

曰古來亦都有是顧謂公卿曰正與人意闇同晉書庾敳

莊曰竊注晉書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

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

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以為已乃自注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

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向郭二

莊見魏國史書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

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

子史精義 卷十一 文學部 書籍

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十之十一大略與春秋皆多
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
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
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
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
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國
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筮
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
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卦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
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
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
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
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
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

書付祕書校綴次第考指歸而以今文寫
之皆在制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書 晉書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一一一未訖而遭難佐著
作郎東晉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
難之亦有證據皆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
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
衡皆博物多聞 鬼董狐 晉書于寶傳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
咸以為允當 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
惔曰卿可謂 江左文志 宋書明帝紀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
二卷行 代手板 宋書禮志中以葛為之形如幘而橫著之古尊
於世 卑共服也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
服執一卷經 藏廣內 宋書百官志漢西京圖籍所一有天府石
以 渠蘭臺石室延閣一一之府是也東京圖
書在 襄陽科斗書考工記 齊書文惠太子傳時一一有盜發古
東觀 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

子史精義 卷之十 文學部 書籍

殿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
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

所闕文也周官元徽四部齊書王儉傳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

辭甚典又撰定言家口實齊書王僧虔傳論註百氏荆州八表

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警荆州八表見如客至有設

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荆州八表見如客至有設

見玉以北德海從上善齊書張融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

十八州士族譜齊書賈淵傳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

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

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

家譜與淵參懷撰定給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見治縣譜齊書傳

僧佑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佑在縣有稱琰尤明察父子
並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梁書武帝紀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

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

子講疏凡三百餘卷並王侯朝臣皆

奉表質疑高梁書昭明太子傳遍該勝帙見京師

祖皆為解釋極邱墳勝帙充積儒墨區分勝帙見京師

莫比梁書沈約傳聰明過人好墳率多異本梁書任昉傳昉墳

貧聚書至萬餘卷昉卒後高祖使學士官所無者就

家取之見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劉略班藝虞志荀錄梁書王僧孺傳除尚書儀曹郎

遷治書待御支出為唐令初僧

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

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 柱下之言 陳書馬樞傳貴爵位者以

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芻芥 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

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平載美

談所不廢也 汲郡孔堂玉箱金板 陳書江惔姚察傳論九流七

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 豈可以此充食 南史謝儵傳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

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 舒被覆書 南史邱巨源傳虞繇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

濕時人以此高鳳 衆文經 魏書道武帝紀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

採諸經史該洽古義 魏書明元帝紀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

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 焚明房記 魏書孝武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

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 百家要事以類相 識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

從 魏書宗室暉傳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 凡十四代暉 代京圖籍莫不審正 魏書高謐傳謐以墳典殘缺

疾篤表上之 主之所好集亦不難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 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

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 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老莊矯誣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

棄之日此 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 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

不可揚於王庭也
物祖魏書劉懋傳懋詩誅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遇

新異之書殷勤求訪魏書常景傳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

賤必以得為期
炳於東序光於麟閣魏書孫惠蔚傳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

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

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交象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

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

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

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單厠

班祕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

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

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

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

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

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

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入

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

洛二千餘兩見永嘉舊本魏書徐遵明傳知陽平館陶趙世業

明乃往手自補治躬加題帖魏書李業興傳業興愛好墳籍鳩

讀之集不已周書明帝紀幼而好學博

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敘為世譜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

多有其聞諸儒服其淵博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

又摭採衆書自義農以來訖於魏末凡五百卷云

象經

周書武帝紀帝制一

赤軸青紙

隋書經籍志中原戰爭相

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

分爲三品

隋書經籍志煬

有纜四千卷一文字古拙

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

藏丙

道聽塗說靡不畢紀

隋書經籍志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

者聖人在上史爲書誓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

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

失則改之上下之志誦四方之

五厄 隋書牛弘傳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

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

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

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

憲章祖述制禮刑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

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

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

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

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

往開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

亾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

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

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

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
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
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
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
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
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
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
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
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
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
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
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
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
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
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

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
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
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
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日止有
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
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下興集之期屬膺聖
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
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
未可今聖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
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
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
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
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
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悵惜必
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

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
資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獻書一卷資縑一匹見取方月

數用比星周隋書潘徽傳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

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

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

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

錄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圍翰林之域理窟談叢

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

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

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

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疑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細縹

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

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北史魏宗室晏傳晏好集圖籍

焉人倫之紀備矣家書多祕閣北史魏宗室晏傳晏好集圖籍

稱七誘十醉北史陸侯傳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及創立簿籍

據闕添寫舊唐書文宗紀秋七月戊辰朔御史臺奏秘書省管

無文案大和五年以後並不納新書今請三教珠英舊唐書張

昌宗撰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

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謀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

之朝廷所修皆總知其事舊唐書許敬宗傳初高祖太宗兩朝

又輒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以來詳直敬宗

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壁

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舊唐書曹

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憲傳所撰

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表獻海內華夷圖

舊唐書賈耽傳至十七年又誤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

日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基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邱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蜀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聞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綴其要閤閣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偽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為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遺單車

賈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上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明皇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大宛驥騶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屏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尙虧憂愧彌切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繫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足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

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
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今
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為幽州之侵以華山為荆
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
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
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
陋多慚紕繆優詔答之 取周禮六官所職換分門書舊唐書
杜佑傳
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
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
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聖賢家誠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舊唐書房
元齡傳元
齡嘗誠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

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
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舊唐
書裴
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
等合直弘文館撰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舊唐書田弘正
傳弘正樂聞前
代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傳弘正樂聞前
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正所 續王儉七志舊唐書馬懷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
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
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
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
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

粗創施架排次大加搜寫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入殿前令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

縱觀焉吳氏西齋書目目錄其卷第號

府不逮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槧雖

真跡數百卷古牌古器藥方格式錢譜寫宣舊唐書王起傳起

墾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文集一百二十卷

五緯圖十卷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

事令中使口宜即以榜字對故名曰寫宣依春秋著元經依

家語為中說舊唐書王勃傳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又孔子揚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皆為儒士所稱

經論六百餘部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四部

圖籍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主人從六品上掌

皆分判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正副貯見

人正九品下掌警校典籍刊正文文章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眾惟冲讓家書為多皆括地志分

計州郡繙緝疏錄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

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

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採古今禮

凡五百五十篇歷四碁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

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齷齪小行節度使手

自讎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唐書

韋述傳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

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

內秘書不速也古草隸 **李書樓** 唐書李磎傳磎好學家有書

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藏必三本** 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

書傳甚多 **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

史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眾

皆楷小精 **柳氏自備** 見 **金鏡舉要** 唐書令狐綯傳知制誥八齡

真無行字 **疾苦帝出** 書曰太宗所著也病為我 **一其** 一縉 **語曰至**

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

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 **十金易一**

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筆百金償一篇** 唐書鍾傳傳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通左氏

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

語曰 **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桂苑珠叢** 唐書曹憲傳於小學

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 **哀朽蟬斷**

一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於祕書 **閩外春秋**

唐書馬懷素傳有詔句校祕書時文籍盈漫皆 **宋史李瓊傳瓊幼好學涉獵史傳挾策詣太原會唐莊宗屬募**

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

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 **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 **良**

產宋史鄭樵傳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同郡林寔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一矣識以玉章元史仁宗紀遣使四方旁近侍墨莊元史申屠致遠傳聚書萬卷名曰羣玉策府穆天子傳辛卯天子癸巳至於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注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典冊法書焦氏易林宛委金簡吳越春秋禹傷山者也藏在蘭臺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過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

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日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日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青玉為字編以白銀見吳越春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傳書猶窗牖王充論衡數使疏而之故名之曰山海經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菜果甘甜蜜酪辛苦王充論衡俗好高古而樽所聞前照也人之業後人新造樂於居千石官富於積猗頓財王充論衡故曰玩揚子雲之山之書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王充論衡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

山——者也**最殘玉屑**王充論衡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

此之——故曰**最殘滿車**不成為寶荀悅申鑒世稱——仲尼之

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載數車於王粲張華博物志蔡邕有

與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載數車於王粲書萬卷漢末年——

——**字中皆挾風霜**葛洪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

子——曰劉安子自云——**字直千金**葛洪西京雜記公孫

事亦謂——**書倉**王嘉拾遺記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

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曾慮先**充箱照軫**劉

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受龍圖作握河記**酈道

存瓊語必錄類聚而求亦——矣

經注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

王之階圖載江河小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

——**逮虞舜夏**埋縕歲久編葺稀絕酈道元水經注穆天子竹

商咸亦受焉書策落次難以輯綴後人假合多差遠**石室積卷**酈

意至若訪地胛川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道

元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

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托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

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焉室中若有——**觀天下書未徧不得**

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

妄下雌黃顏氏家訓——或彼以爲

也謹吾履者禮法也六籍奴婢錢希白南部新書劉蕡精於儒

也謹吾履者禮法也六籍奴婢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

子史精華 卷十一 文學部 書籍

始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晉曰若
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王也世遂以文中子
為一投餅黃鑑楊文公談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
其事類一一倒取之採錄成誤書以雌黃塗閣新書淨本有
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沈括夢溪筆談館
處一一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
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
脫古人謂之鉛黃何蘧春渚紀聞古書託名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
蓋用之有素矣一一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
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
後為徐州教授與陳無已為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
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
以學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
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鍾

性之所為樹萱錄劉壽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
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道
人嘗言西陽逸典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扁之故梁湘
東王山賦云訪一一之一余大極為堂與乾坤為門戶
乃悟段成式名書之所自一一見前錄康節先公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
歲之日可坐致也一一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為盛衰皇王
帝伯相為治亂其肯為訓解之學也哉鎮庫書徐度却掃編
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
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叅校至無差悞乃繕寫之必
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
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
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葉子程大昌演繁露古書皆卷
一一非已不得見也至唐始為一一今書冊也南遷

二友 陸游老學庵筆記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

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 用油拳紙 王明清揮麈後錄余家之

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

祖田曹始畜之至余三世矣書多 方册如笏頭青縑

為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為行書筆墨尤勁其末用越

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 星分綺錯 王明清揮麈餘話

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 至若秘書之建典

籍是藏法西崑之王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

錄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 萬卷 犀軸牙籤

輝耀有燦金匱 禽經洞究物理 王楙野客叢書 止一卷不

石室載嚴封鑰 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

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日皆不載觀其 始非常人

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

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嗔雀以猜懼燕以狂聃

鶯以喜嚙鳥以悲啼鳶以饑鳴鴿以潔唳梟以凶叫鷓以愁嘯

鶯飛則城沉鳴則朝結鴿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

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

立凡此在今書皆所 以甲乙分十門 陶宗儀輟耕錄莊蓼塘住

不聞疑禽經非全本 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

為宋祕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 瑯

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 瑯

嬛福地 伊世珍瑯嬛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游於

者則二十年内書益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

其人論議超然華頰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
有門引華人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嗟峨引人一室中陳書滿
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
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大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
王京紫微金真七映丹書紫字諸祕籍指二大曰此龍也華歷
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禱祝春秋亦
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

地耶卽命小童送出華閤
地名對曰昔其小童也

子史精華卷七十

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文學部七

力學

朝益暮習

管子

不息版

管子

退身不舍

疑今察古

管子

者寸之不知
來者視之往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

為而無
不為矣

見歲若月

晏子

靜處遠慮

君子慎所修

之壁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

讀書百篇

墨子

昔者周公旦朝

為存國之寶故

心齋
莊子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
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如葦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
也曰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
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者也洋洋乎大哉君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子不可以不也
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勤志服知
子
也若
出金石
莊子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三日不
決曳縱而歌商頌聲
鼓琴樂道
莊子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滿天地
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快所學
輶使之然
荀子木直中繩輶以為
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不復挺者
參省乎已
荀子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
學而日
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一躍十駕
荀子騏驥
不能十
步駕馬
功在不舍
金石可鏤
荀子鏗而不
真積
力久
荀子
則入
美七尺之軀
荀子小人之學也入乎
四寸耳曷足以誦數
荀子故
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
惡臥
粹掌
荀子有子
而
如蛻
荀子君子之學
蟠然遷之
顏色出辭氣効
彙枯不可不謹
荀子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
無留善無宿問
猶玉之於琢磨
荀子人之於文學也
不反其常君子之
也慎之
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
焉可息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
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
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末錫爾類事親難事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臯如也嗔如也爾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雞跖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也必食其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假長補短呂氏春秋善學者一人人將休不敢休人將臥不敢臥越中牟之鄙之以其人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日請以十歲吾將返性游心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於初而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歲賢愈昨昔口也注歲賢今歲勝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

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積志委正以趣明師淮南子名可務立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功可彊成故君子

勵節亢高以絕世俗刀礮玉錯揚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者諸不習是勝非揚子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不錯焉攸用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

汲汲皇皇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斧藻其德揚子見好若希顏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耕道獵德揚子斧藻其業者歟希顏也揚子之人亦顏之徒也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日學海揚子百川而至於而得道而得德是獲饗也學海揚子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

山是故惡顏苦孔卓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率馬以夫畫也樂然亦有苦乎日之也

驥揚子或問治已日治已以仲尼或日治已以潛心於聖揚子仲尼仲尼奚寡也日不亦可乎

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見三年通一

經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今之學也非獨繡其聲

悅見金玉琴箏鐘鼓笙簧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五典為

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以辭飽以義醒畫競末景夕

照餘輝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

言無微而不測賣薪給紙筆抱朴子自叙日伐薪賣之以給柴火寫書

見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

之事帝王之心醉六經日營四海文中子子遊河間之渚河上

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從騁揚游泳使姚義往辭焉日必不

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居近識遠處今知古

文中子惟學矣乎勤勤於述文中子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

璋進日然夫子今何也子曰先師之職也行年五十

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蘆是藜則有豐年

守學彌惇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日卻穀可矣

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文公學讀

姓也請使卻穀公從之對日作懿戒國語昔衛武公年數

於國日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

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
 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
 以自傲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讀書欲睡引錐刺股
 策蘇
 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
 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色歸至家妻不下維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
 不以我為夫嫂不以為我為叔父母不以為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乃夜發書陳說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摩
 其金玉錦繡取
 簡練以為揣摩
 見
 韋編三絕
 史記孔子世家孔
 卿相之尊者乎
 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一日
 考信六藝
 史記伯夷傳大學
 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者載籍極博猶
 於
 詩書雖缺
 行常帶經
 史記儒林傳見寬既通尚書以
 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文學應郡舉諸博士受業受業

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
 以給衣食
 止息則誦習之
 按漢書作帶經而鈔
 三年

不觀舍園
 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
 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蓋
 董仲舒
 於
 其精如此
 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漢書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漢書

楚元王傳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
 於經術
 或不寐達旦按向楚元王元孫

蒲牒寫書
 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
 實事求是
 漢書

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漢書董仲舒傳

注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也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
 識亡書三篋
 漢書張安

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
 擔薪誦書
 漢書

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擔薪誦書
 漢書

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三冬文史足用

漢書東方朔傳

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束行且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年十三學書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

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

見唇腐齒落

漢書東方朔傳今

誦四十四萬言

所問非一師

漢書夏侯勝傳

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

勝數著於竹帛

服膺而不釋

侯勝傳

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

也究壹奧

叙傳皆及昔君之門閤

先聖之枕籍書

漢書叙傳徒樂

上無所蒂

究極師法

後漢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

下無所根

江生習詩禮及歷算

稱為通儒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

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

儒所稱學

牧豕聽經

後漢書承宮傳少孤年八歲為人

士爭歸之

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

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

拾薪執苦勤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後漢書郎顛傳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

學不倦

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

其念至忘所之適

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

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

問事不休賈長

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

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

頭

不自知亡

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

其父常以為

失衣冠顛隊阮岸

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

專愚幾不知數馬

閉廬精誦

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

足穆愈更精篤

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

不交人物 **百家衆氏投間而作** 後漢書延篤傳吾嘗昧爽梳

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

軒 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

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

暴雨方之於 **持竿誦經潦水流麥** 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

吾未足况也 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

雞時天暴雨而鳳 不覺 妻還怪問鳳方悟

之其後遂為名儒乃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 魏志武帝紀注

造大業文武並施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字季直性質納而

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采梠**

負販挾持經書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字季直性質納而

好學與平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

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二餘**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

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上一或問二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

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

朱墨 **百遍義自見** 見 **年踰八十手自校書** 蜀志向朗傳朗潛心

者 猶 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

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

皆敬 **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蜀志譙周傳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

重焉 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 **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 **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蜀志郤正傳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奏勳入為秘書吏

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

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 **畢覽百家** 吳志三嗣主

善論益部有者則 **畢覽百家** 傳孫休銳意

子史精萃 **文學部** 力學

卷之十一

文學部

力學

於典籍欲言之言尤好射雉吳志闕澤傳家寫畢讀徧世農夫至澤好

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非復吳下阿蒙吳志呂蒙傳注江

供紙筆所既亦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

受屈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蒙曰士別三日即更

刮目相待大兄今喻何稱穰侯乎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臣生遇世亂長於折妄語見

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孫策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

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中國左傳癖晉書

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畫地

嶠有錢癖武帝問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

成圖左右屬目晉書張華傳華強記默識武帝嘗問漢宮室制

甚異之時比之子產帝簞食瓢飲披閱不倦晉書安平獻王孚傳

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就人借書手刊其謬晉書齊獻王

之中自拘鮮有過事百日習一經晉書魏舒傳年四十餘

必然後反之郡止計掾察孝廉宗黨

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

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年同呂

而對策約繩誦書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默識其要晉

升第給然好學手博通古今

望經籍不廢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帶經而農晉書皇甫謐傳

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居貧躬自稼穡

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力學

二身米書 卷之十一

遂博綜 書籍百家之言 就帝借書 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

皇甫謐傳自表 帝送一車書與之 手自抄寫 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

事之暇輒讀五經 晉書楊方傳初為郡鈴下 從師受書不覺日

暮 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 歸

家 囊螢照書 晉書車胤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

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 味義根 晉書劉敏元傳

練 盛數十 火以 以夜繼日焉 好星曆陰陽術

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一門七業 晉書劉殷傳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

盛 折蒲學書忘而失羊 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

涕時有暇即 鑽堅研微 晉書虞喜傳 有弗及 巧

食誦詩 晉書王歡傳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 方伯若素士

晉書符朗載記及為 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 息鞍披覽投戈吟味 宋書禮志昔

肖務在武功猶尚 志為之逸賜為之抽 齊書王僧虔傳見諸

專合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 隸事 齊書陸澄傳儉在尚書省

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 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

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按儉王儉 酬據精悉

一座稱服 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

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

齊書 卷之十一 文學部 力學

齊書 卷之十一 文學部 力學

齊書 卷之十一 文學部 力學

慰祖口吃無華辭而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見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齊書沈麟士傳麟士少好學累牀誦書齊書

徐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漂瀨讀書隨月握

卷升屋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耕耘雅業梁書武帝紀建

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國君民立教為

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李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

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詩癖

敦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埃塵滿席寂若無

人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梁書韋愛傳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

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索而

各疏所憶少帝三事梁書沈約傳約嘗得讖值豫州獻栗徑寸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手自雘校梁書南

傳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諸君進

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

止威儀嘗問范長頭梁書范岫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

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

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梁書陸倕傳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

握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苑囿經籍遊

藝廣鏗鏘之樂時而息文藝梁書裴子野傳家傳素業世所寫既畢諷誦亦通梁書

習儒史

文學部 力學

一文學部 力學

一文學部 力學

一文學部 力學

孺傳家貧常傭書以養母

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

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

備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鯁鼠有

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年少何乃不廉 梁書朱異傳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

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 梁書劉顯傳顯好學博涉多通尚書令沈約

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苑基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策經史十事對九 梁書許懋傳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

日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

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

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 過於裴顧 梁書劉顯傳顯與河東裴子

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 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

職禁中通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

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

月一字不差 經史笥 梁書許懋傳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

高祖甚嘉焉 博士與司馬裴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雅

重之號為 以杖自擊 梁書沈峻傳沈峻字士尚吳興武康人家

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 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

或睡寐輒 其篤志如此 耕耘樵採懷書自隨 梁書孔

少孤貧好學 常 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梁書

投間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燎麻炬從夕達

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

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曰 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

齊末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

書聞京師有者必往所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取二書尋檢一

如杏言

梁書劉杳傳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三十唯出論衡長

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

以瓜鎮心

陳書鄭灼

不死約即

按約沈約

傳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熟若瓜時輒偃

我常日耕

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

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

學府

南史傅昭傳博極古今尤善人

日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

鍾鳴為限

南史邱仲孚傳仲孚靈鞠從孫也少

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

然糠自照

南史顧歡傳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

好學讀書常以中宵

數尋伊霍之傳不

讀曹馬之書

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

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

鳩集圖籍

日比何所披覽對曰

萬有餘卷

魏書宗室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性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

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

年過七十手執經書

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

刊定乖失

魏書張袞傳袞 閩門守靜

通六

魏書李先傳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

夢共鬼爭義

魏書崔浩傳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

易五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 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

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
道之正大悞四千小悞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
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
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應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
用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魏書高允傳性好文學尤好春秋公

羊 白首彌勤 魏書趙逸傳性好墳典年踰七十 兵難
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之間講誦不廢 魏書宋繇傳雅好儒學雖在 注記典籍以燭繼
每問儒士在門嘗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

籍宿讀 魏書關駟傳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 魏書劉昞傳李嵩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嵩好尚文
書 魏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嵩嵩曰躬自執

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元德遷撫夷護
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曰卿 白且然

夜可休息耶曰朝問道夕死可矣不知老
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 欲人重此典籍 見許

其博未許其精 魏書李琰之傳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
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

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
而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

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
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詩

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 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 異見異聞心之所願 見
豈為聲名勞

七尺 見 魏書徐遵明傳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
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

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
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
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

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日吾今始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諸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不出門院凡經六年見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魏李謐傳每日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魏書自叙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以文華顯欲與揚子雲周旋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好讀太元經注揚

應奉五行俱下稱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北齊書裴諷之傳常從常景借

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經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於此

思誤書更是一適北齊書邢邵傳有書甚多而不甚警俊見人

遍焉能始復校此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

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北齊書劉逖傳逖離鄉

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

其好學識錚錚周書斛斯徵傳樂有錚錚者近代絕無此器或

如此有自蜀得之皆莫之徵見之曰此也衆勿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摛之旬月不窺戶牖周書

測傳測性沉密少篤 **燭燼夜有數升** 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

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 **據鞍讀書** 周書樊深傳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

令蒼頭執燭 至馬驚墜地損折支 **自杖** 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

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

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

左右 三十孝寬問而對之 **學窮書圃** 隋書文學傳序永明

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 天監之際太和天保

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

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 思

極人文綉絲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 **書無**

不可讀者 隋書王頰傳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頤

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

傳禮易詩書乃嘆曰 勤學累 **問一知二** 隋書崔

載遂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 蹟傳從

駕登太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對曰臣按漢書地理

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

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 **手抄八千餘紙** 北史

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濟所謂 崔逞

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

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 天文律

懸醫方小相風角鳥言靡不 **居無二業** 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

開解按長謙名愍崔賁子 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

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 **累旬不盥櫛** 舊唐書虞世

寧山不營世事 唯在注解

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

年精思不倦或 善屬文嘗祖述徐陵亦言世南

得已之意又同邵沙門智永善 **口誦補缺** 舊唐書蔣父傳上嘗

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 登凌煙閣見左壁顏

子史精華 卷之十一 文學部 力學

劉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遠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又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一一以中其一字上嘆

日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燃木葉照書 舊唐書柳璨傳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探

樵夜則一一以中其一字 故事問高仲舒 舊唐書高獻傳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

詰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珉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

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 書癡 舊唐書實威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

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一一 書空地 舊唐書劉仁軌傳劉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

行坐所在輒一一由是博涉文史 冠屨詩禮 歐史傳 舊唐書王方慶傳大王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其為計者在乎脩德一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按

此係方慶父弘直諫 漢王元詠書中語 李書樓 舊唐書李嶷傳嶷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一一

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舊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盡課賦夜課書間又課

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 夜無然膏默念所記 唐書宗室戡傳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撥薪自炙 羈州即誦書日千言 唐書許王素節傳始

齊聘淬勉自彊帝愛之 師事徐 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唐書李密傳感厲讀

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羈乘牛 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河書生勤如此密識

素下拜問所讀曰項 好此不為倦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好自寫羽傳因與語奇之 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

黃卷中方與聖賢對 唐書狄仁傑傳為見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眾爭辯對仁傑誦書

不置更讓之答曰唐書韋述傳韋述觀書不知寢食弘機會孫家厨書

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

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

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日外家之寶也未曾一日

去書唐書權德輿傳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

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

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

止無外飾其醜藉風流自然可畫樵夜讀唐書馬懷素傳懷素

慕貞元元和間為摺紳羽儀云貧無資輒然

以所得祿賜多以購書宋史趙安仁傳嗜讀書

唯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

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等身書宋史賈黃中傳父玘嚴毅

善教子黃中幼聰悟方五

歲批每日口令正立展書帳頂如墨色宋史范純仁傳晝夜肄業

卷比之謂之映月讀書宋史陸佃傳居貧苦學置瓶水加足於上宋史

甫得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朱萬卷宋史朱昂傳昂少

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小萬卷見近世肉譜宋史韓浦傳

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劬書元史敬儼傳家居十

人談亶亶然可聽號為劬書餘年痺不能行猶

廢不削柳為簡元史秦起宗傳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

易漢書一帙元史黃潛傳同郡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歲能

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元史吳

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師道傳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一 文學部 力學

七

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慨然有志
拾樹葉代書簡郭憲洞真紀董謁字

於為已之學仲元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忠其繁重家

貧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為牀聚鳥獸毛以寢

其愈愚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

上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

說苑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

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學積成聖

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劉向說苑水積成

粟則富貴尊顯至焉

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

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搖也

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

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

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括羽鏃礪劉

說苑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

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

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

操弓不返於繫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

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

子路曰敬受教哉公明宣三學

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

宮庭親在此叱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居

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

朝廷嚴臨下而不殿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

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以其

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讀書三璧文如貫虹

子史詩書

卷七十一 文學部 力學

大

黃憲天祿閣外史淮南漢之

人聖室

王充論衡涉淺水者見蝦

宗室也。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諸文深者則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

心之白日

徐幹中論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向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

獨觀大略

王粲英雄記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

熟而亮。其。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穿壁引光

葛洪西京雜記匡衡字稚主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其。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

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通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皮編帙

王嘉拾遺記張儀蘇秦同志好學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夜還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

於路剝。以為

墨書掌股

見懷中竹牒

王嘉拾遺記劉向

書。以盛天下良書。單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乙之精

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有天文地圖之書。

青藜吹煙

見削荆為筆剋

汁為墨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

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入室生

王嘉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

辨捷而迂談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

藝語通周易

王嘉拾遺記呂蒙人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

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饋貧糧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

衆座皆云呂蒙饋貧糧為一貫一為極亂

之藥博而能一亦情纏典素劉勰新論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

有助乎心力矣不可以一春華秋實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

讀能也春華秋實登其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

也買荻燃明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

頭盈瓮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未嘗

月如齋馮贄雲仙雜記錢芸生好吹火照書王仁裕開

頰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

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初

位周禮庫及第亦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

稟之時人號為三上歐陽修歸田錄錢思公雖生長富貴

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

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

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

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一策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廬陵人也少遊

爾浹日不盥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一杯葉夢得避暑錄話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日乃擇卒

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晝夜苦學昏

怠輒以水沃面朱子名臣言行錄公處南都學舍

饋珍膳皆拒不受按公范仲淹朱黃不去手陸游南唐書徐鍇

饋珍膳皆拒不受按公范仲淹

非莫不出 肘不離案三十年 羅大經鶴林玉露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

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南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窻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

論驢故事為學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先生與

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

權共一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不學

多暇日 荀子其為人也 盲辨色聾辨聲 荀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

以 未如耽贅 荀子孔子曰如埴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會

為人 聞不若聾見不若盲言不若爽知不若狂 呂氏春秋且天生人也而使其

耳可以聞不學其 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 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

寶行良道一而弗復 呂氏春秋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

之安也名之章 學山不至於山 揚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

也注 寡聞無約寡見無卓 揚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

適埴索塗 揚子熒魂曠枯糟萃曠沉 撫華不食實 揚子孟子疾

宜行而已矣 不學 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抱朴子夫不學而求知猶
願魚無網而心雖勤而無獲

矣抱朴子不知五經名目而享儒官之祿問具山敖山國語范獻

武之諱也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

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史記以耳食六國

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

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率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保殘守缺漢書楚元王傳至於

敢道此與無異悲夫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皇天報下神

雀漢書循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

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

奇怪也筆不點牘辭不辭心後漢書陽球傳案松覽等皆出於微

眉承曉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

殊恩蠅假手請字見別字後漢書尹敏傳識書非聖人所作語

輒自謂侯身魏志毛皇后傳父嘉本與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

一蟹魚蝦鮓未可致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

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此正是我室韃傳

溫下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韃人韃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勳特為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

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

子子詩卷七十一文學部不學

蔡興宗與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營道無烈心

此何人而在轡上韞曰其庸底如此

宋書宗室義綦傳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

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

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

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如此

項羽千敗宣傳義宣既入

城猶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慰撫眾賓以臧質違指授

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

而義宜忘靈寶之言誤云

恍若迷途失偶駭如深夜撒燭

宋書

之傳若呻吟於墻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逃寡聞俎

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

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眾視則

沮喪

何不遷合朔日

宋書阮佃夫傳嘗值正且應合朔尚書奏

耶

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

耶

不稽古如此

耶其

太傅是誰吾不識也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於襄

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

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

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

不結通人

梁書

傳弱冠王孫綺執公子道

唯作大諾

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

於

聲未道於雲閣

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

辭訟

而巳有事典

典籤傳口語

見

每在公宴必強賦

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詩

梁書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

文詞鄙俚多被嘲諷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無為作才語見向

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素無術學袁淑嘗請義

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

日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

檢覓鳳毛

南史謝超宗

傳選補新安

康日身不讀書君

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

候超宗日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日懸磬之家復有異物耶

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日且待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

徒跌還內道隆謂——至闇待不得乃去按託云沈約便

齊書謝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

句句嗟稱南史張率傳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

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訥

日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所識不過十字南史昌義之傳義之不

不免面墻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日北人

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

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末居恒北

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也陸叡對日實如明詔

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

與之書而不能答魏書傳末傳年二十餘有——

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末乃

發憤讀書涉獵

經史兼有才筆何處龍見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尚書郎中源師

——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穴處北史雷紹傳

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北史雷紹傳

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日徒知邊條尚武

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何所見焉

作屋况字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

著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

字——之何須作書傳雅語北史李密傳密共化及隔水語

其——乃就密數之日卿本匈奴卑隸破野

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

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日共你論相殺事

吾當折杖驅之按何須作書傳雅語隋書作何須作書語

宗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河南將軍

寸策誤作——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晉無此號

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

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

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

之觸觸生

見 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

舊唐書侯思止傳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

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

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日國家用人以不次若

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 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 賜絹買經史

舊唐書隴西王博又傳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

而不委任間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百匹可各習讀務為善事 伏獵侍

郎 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吳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吳讀之曰蒸嘗伏獵吳早從官無學術

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吳對如 杖杜 舊唐書李林甫初挺之自九齡日省中豈有 杖杜 傳自無學術僅

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成文士之闕茸者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

此云 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弄麀 舊唐書李林甫傳太常妾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日聞 曳白 舊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及同

有 之慶客視之掩口 曳白 列侍郎宋遙主文選天寶一載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

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爽在其首眾知爽不讀書論議紛然明皇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

十無一二而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 六經則

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於挂壁

舊唐書楊綰傳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

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沒字碑臣傳明宗

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園前爭日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

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谷更益笑端 霍光傳不可不

讀宋史寇準傳張詠在成都開準人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

何以教準詠徐曰 也準莫論其意 讀未終紙

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讀未終紙

欠伸思睡 宋史王曙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我為資治通鑑人

惟王勝之耳 不識尚字至今為兩 金史赤蓋人喜傳初大

之曙孫益柔子 兵圍汴司諫陳尚慶上

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

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

竊笑蓋 耳 雀兒參政 金史斜卯愛實傳合周性好作詩詞

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 飯坑酒囊

而作兒揀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 王充論衡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

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 賜為 是則物也 鸚鵡

能言之類 王充論衡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

膏腴之辭非傲儻 以賄玷精以乏易計 王符潛夫論當世學士

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 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 徐幹中

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

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

子史精義 卷七十一 文學部 不學

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也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顏氏家訓人

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
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

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計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

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
公私冥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

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
顧人答策假手賦詩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

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燠衣
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履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

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
求第則
三九公讌則
懶營饌惰裁衣
顏氏家訓

世人不同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
肯讀書是猶求飽而
欲煖而
也
損惠蹲鴟
顏氏家訓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芋字入饋
羊肉答書云

此元氏之世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使記音而頗紕謬誤
反顛頭字頃當偽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

專旭當音專翻耳此太先有高名翕然信行
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王莽非特鴟目虎

吻亦紫色蛙聲
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閭位

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
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

種桐乃成二字並從手種桐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為酪酒亦種
然向學士又以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種

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
見
斲窻舍人
張鷟朝野僉載陽潘為中

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
江漢與河東何涉
劉肅大唐新

憲取得之時人號為
不學

子史精義
卷七十一
文學部
不學

河東寺後梁蕭譽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

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劉肅大唐新語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

判之日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

誤華省曹郎如此判劉肅大唐新語張由古有吏才

補雍州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

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日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

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日此並段成式西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章表微

者掩口挽鏡寒鴉集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剗青其季父常令

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

人止側率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日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

耳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段成式西陽雜俎歷城北二

里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

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

者若蛛網浮杯也魏哀翻曾在湖醺集參軍張伯瑜諡公言向

為血羹頻不能就公日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

王怪而異焉乃謗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日可思湖目清河笑而

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日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

道對日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冷公思清河歎日人不讀書其

猶夜行豈是助語玉泉子李據宰相絲之姪生長綺

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

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祇承人請假狀後

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遊不敢去又判決

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契杖五下或語據日豈合契杖不合

契杖也李日公何不會人日鳥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

人其之乎者也何別哉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

俾吏錄之其載鶴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

為反占沈括

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數歷貴近曾謫官知海

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於壁問後

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廳事以代

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俗

反玷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玷耳

倫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一榻枕書陸

老學庵筆記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

之詩曰翛然——臥直到日斜騎馬歸 生年二十未知

周孔陸游老學庵筆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木末——

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梨為五臟刀斧文瑩湘山野錄李

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建勳罷相江南出

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筒引步於漁

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茹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

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邛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

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

談李以晚渴連食數——賓僚有口此不宜多食號——

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嘔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

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

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

稽叟曰見鵝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

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

以呈丞相乃鵝冠子也

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
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管子聽鈔視新思濬管子

能聞未極管子於管子故能見發驚動昌管子於管子故能至無至

善不戰管子其次一之管子三器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

也斧鉞也祿賞也管子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

翫好也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

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眾寡同力眾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管子危危窮窮管子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管子而無管子徑乎不知發乎不

善管子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管子徑乎不知發乎不

意管子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管子利適用敵管子

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管子使敵若據虛搏景管子

之為兵也管子若管子無設無形焉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

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管子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

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

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

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

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

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

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

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愛居處相樂行作相和

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

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兵幸於權管子夫管子幸於地管子幸猶勝也管子武滿管子

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管子兵幸於權管子夫管子幸於地管子幸猶勝也管子武滿管子

知能知意

管子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

管子故主兵必

者也知形不若

知能不若

管子故主兵必

者也知形不若

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

管子故凡用兵之計

功小征大匡

管子是以聖人

論將論主

管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

者

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

管子兵

管子故軍爭者

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不行於完城池

三開

管子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

馬

管子遺以

管子遺以

管子遺以

管子遺以

管子遺以

管子遺以

管子遺以

子史書

卷七十二武功部

兵機

三

管子素而不得 大武三會 管子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地
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 輶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
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
錯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
之常 素賞 管子管子人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
也 以一朝 軍士桓公曰諾以合至鼓期於秦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
肩而立管子執袍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
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
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
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
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
得執將首者賜之十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
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

惕然大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
內鄙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
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
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
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
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
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 好還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
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不以兵強天下其事
師之所處荆棘生 果而勿強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
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果而勿強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
勿驕果而不得 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
已是以 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
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恬煖爲上 老子以正治國
器非君子之器 以奇用兵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以奇用兵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以奇用兵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救之——之

不怒不與老子善戰者——不敢進善戰勝者——

寸而退尺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勝老子抗兵相加——柔弱生之徒老子堅強者死之徒——

勝矣注哀者慈仁——柔弱者死之徒是以兵強則不

殺毒流怨結眾弱為一強故不勝尊俎折衝晏子晉平公欲伐

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

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微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

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

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

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

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

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

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

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之間而知千里之

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廟算千里帷幄之奇鄧析子慮不先定

矣而太師其與焉廟算千里帷幄之奇不可以應卒兵不

閉習不可以當敵兵者詭道孫子——也故

示之不用近而示多算勝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之遠遠而示之近少算不勝而拙速孫子故聞兵——未觀巧之久務食於敵

人不得至待敵者佚趨敵者勞孫子凡先處戰地而後處戰地而處

女脫免孫子始如敵不開戶後如敵不及拒五問孫子故用問有五有因問有內問有反問有死問有生問俱起莫神紀見農戰商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知其道是謂神紀神紀上農戰爵也國之所以興者勸民者官也

敵盡不如擊之勿疑商子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不與久敵眾勿為客

不由忿起慎子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兵遁見百歲不一

用不可一日忘鵠冠子兵者也是故人道先兵行枉則禁反正

則舍鵠冠子是故不殺降人與神同方鵠冠子昔善戰者舉兵相從指天之極

武美文華鵠冠子設兵取國之一也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

鵠冠子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

白何設天權鵠冠子故所肆學兵必先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替無素之眾

替無素之眾見陸溺溺人鵠冠子故能往來實貴無

與爭鵠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

王者故太上用計天武鵠冠子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之類也漏船燒屋吳子其善將者如坐

下使智者不及謀勇獨出獨入尉繚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

者不及怒受敵可也獨出獨入尉繚子兵一國以專若求

後而能焉獨以靜勝尉繚子兵一國以專若求

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以靜勝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

子史精義 卷七十二 武功部 兵機

亾子若救溺人尉繚子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慮散

先稽我智尉繚子黃帝曰先神先鬼萬可以尅天下韓非子

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削迹無遺根韓非子臣聞

鄰禍乃不存鑄大鍾遺仇由韓非子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

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

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

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名聲暴炙荀子上一心三軍同力

齊七月而仇由公矣荀子後發先至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善附民者善

用兵荀子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

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

是乃荀子感忽悠聞荀子善用兵者百將一心三軍同力

者也荀子故仁人上下荀子臣之於君也下之於

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聰

明警戒和傳而荀子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

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荀子棄疑無過無悔荀子知莫大乎行

將荀子至無悔而止荀子六術五權荀子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矣成不可必也荀子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固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荀子無欲將而

惡廢無急勝而亾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荀子戰如守行

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荀子如戰有功如幸荀子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力

從欲勝計則凶

術止義術行

荀子術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

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

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

荀子軍旅銖鉞者先

怒王之所以也

兵戎不可以從我始

呂氏春秋孟春之

月不可以稱兵稱

兵必有天殃

起

大兵不寇

呂氏春秋大匠不斲大廬不登

若水火若用藥

呂氏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

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

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天下良藥

免起見舉

凡兵欲急

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

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

處則知所

死殍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

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

諸武而

并氣專精

見莫見其形其功已成

呂氏春秋嘗聞君子

力貴矣智貴卒

呂氏春秋

上勝之同則濕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

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

遣偷解帳

淮南子

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

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

諾不問其辭而

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

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

乃還師

若櫛髮擣苗

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

始如狐狸合

如兕虎

淮南子

日可與天與人與地國語持盈者定傾始於人者人之所

卒國語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聖人因天

天因人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

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

章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國語逆節萌生

雜受人事與天地相參國語夫必將然後

其刑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

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救火追亡人者猶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國語臣聞從時

也蹶而趨國語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

之唯恐弗及贏縮轉化不取反為之災後將悔之天

節固然唯無過天極究數而止以為常四時以為紀

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

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

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蕪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

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

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

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戰國策秦假道韓魏

見遠交近攻戰國策王不如而得肘足接車上戰國

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

御魏桓子驩其地變徽章以雜秦軍以攻齊威王使章

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注後起而

其注後起而注後起而注後起而注後起而注後起而

重伐不義戰國策大國之計莫若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

攻戰之道非師戰國策臣之所聞士者雖有百萬之軍批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

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注言不用師奉漏甕沃焦釜戰國策救趙之務宜若

注喻救之急游人合鬪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

日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

齊楚王必怒矣王注而注其注則楚必伐齊以休楚及其鋒

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及其鋒

而用之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

復用不如決策備多力分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

東鄉爭權天下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者

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吹律聽聲史記律書武王

伐紂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象太白史記天官書用兵

并而音尚官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陰權史記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齊太

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羨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皆宗太公為本

謀伐吳七術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

試魚書狐鳴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

子史精華

卷之十一 武功部 兵機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腹中一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一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且日卒中往往更以惡草具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既欵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未有日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父 偽遊雲夢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

西界信問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六出奇計史記陳丞相世家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

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

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

義願爲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

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曰

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

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

對曰臣請前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

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

下能得項藉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

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
之間武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
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
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
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
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
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批亢擣虛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
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博撤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

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見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萬寵明日為五萬寵又明日為三萬寵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

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相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
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
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

吾地三日士卒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逐
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
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
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因勢利

導上見趣利上斫樹白書上見先辨勝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

以不可兩鼠鬪穴中勇者勝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關與王

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出奇

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

無窮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以木罌瓦渡

軍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引兵迎信拔趙幟立漢赤幟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

若疾入趙壁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

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

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

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

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

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以長擊短

史記淮陰侯傳善用兵者囊沙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灘水陳

不以短擊長而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灘水陳囊沙

一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擊見長見短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殺龍且見長見短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

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

十餘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

兵機

相擊此宜夸矜一所一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明其為賊敵

必欲一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乃可服一漢書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

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

仰德此三一從天而下一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

王之舉也一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

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阻阨之間且

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一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一漢書

侯聞之以為將軍一也一傳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一曰

三日一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

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一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一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

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一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

茂接此予鏃之地也長戟一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

楯之地也弓弩一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弗卑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

勤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湯

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一貴謀賤戰一漢書趙充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一而一戰而百勝一軍賞不踰月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漢書陳湯傳司馬法曰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一不戰下城一後漢書吳漢傳時

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

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

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一鋸斷門限一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

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一城一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擊一得二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王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做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去去所謂一而一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

劇 雨射營中安坐不動後漢書王霸傳賊復聚眾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中霸前酒樽一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功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

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後漢書馬援傳帝自西征黨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一高平第一地名一謀如湧泉執如轉規後漢書馬援傳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

炬三頭燹火後漢書廉范傳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

傲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一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中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潛焚珍積 後漢書尚度傳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 廼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尚廼密使所親客一其營 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答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囚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且徑赴賊屯陽 增竈 後漢書鴻等自曰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增竈 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嶠答詡即停軍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 十圍五攻後漢書袁紹傳兵書之法 敵 走不逐飛 後漢書西羌則能戰 注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 自然之執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不相反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子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

矣尙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賊到輒有喜色

魏志武帝紀始每一部一公一賊破之後諸將問其

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

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蜀志諸葛亮傳

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開城掃洒注郭沖三事曰

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

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將士失色莫知其計

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

門一地却一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

是引軍蜀志馬良傳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

北趨山攻心為上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

可更惠良規謖對曰用兵之道一攻城為下心戰為上

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

亮之世南方吳志吳主傳注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

不敢復反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

覆權因一復以一面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

箭均船平乃還其精兵鱗臃中使

作商賈人服晉書宣帝紀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

晝夜兼行扼喉椿心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其一而其一

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

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破竹

晉書杜預傳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

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

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一數無著手處見不學孫吳

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上

而闇合晉書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

甚精於時咸以濤宋書武

與之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覆舟之戰幡竿亦折帝紀將

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帝紀將

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

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宋書張興

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按循盧循
世傳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與世
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此曹劌之所

以破齊也令將士不
得妄動治城如故 製師子形與象相禦宋書宗慤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
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鼓繁

氣易衰叫數力勿竭宋書柳元景傳元景宿令軍中曰

營鼓 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

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矜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
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解衣高臥以安衆心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

深識九變妙察五色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

宏謀霜照秘算雲回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

拂無思 不諫之策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遣魏梁王郁豆

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
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

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
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

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
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

擒守郭築堰是吾也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
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

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
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

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堞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

見分軍隱林

齊書李安民傳虜攻胸山連口甬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軍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

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大衆致力川岳可為

兵至合戰于孫溪渚戰父彎側虜軍大敗齊書周山圖傳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

流為四方勢援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出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馳函空函定一州

梁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

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人如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替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

鑄兵豈及馬腹

梁書韋叡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盾帥軍五萬奄至衆

懼不敵請表益兵獻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

且吾求濟師彼亦徵眾猶如吳益巴邱蜀增白帝耳師

克在和不在眾古之義也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

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

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

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

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以所餘少空倉數十手自封

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題 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

力堅守眾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魏書中山王英傳既次義陽將

心以安 取三關英策之日三關相須如

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 羸師卷

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

甲以修其心 魏書張袁傳慕容寶之來寇也袁言於太祖曰寶

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

以為宜

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 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 魏書李冲傳

京沈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

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

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

戰有兼 易旗遞進 周書楊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雖稱

人之方 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

之以為三萬也懼而服焉 城下多設聲樂 周書陸騰傳陵州

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

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眾軍俱上諸 車輪截流 周書王軌傳

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擊討盡破之 陳將吳明徹

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

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

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鑲貫之橫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感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英公法隋書宇文忻傳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軌相謂曰此必也其見推服如此按忻封英國平陳七策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公故云平陳七策之謂為御授也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設三伏舊唐書太宗紀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於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以權道迫之舊唐書太宗紀九月薛舉死其熊二州戍之而還子仁果嗣立太宗又為元帥以

擊仁果相持於折墟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眾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睺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墟以乘之仁果大懼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果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使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眾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墟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

曰此非凡人 牧馬河北 舊唐書太宗紀建德自榮陽西上築壘
所能及也 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謀
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
謀遂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眾而至陳兵汜水世充
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昇
高邱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
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飢必將
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
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爭引水逡巡斂退太宗曰
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眾繼至建德廻師而陣未及整列
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眾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
太奈程饒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
旂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 舊唐書李
三千餘級虜其眾五萬生擒建德於陣 擊鵝鴨雜聲 魏傳初至
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比至懸瓠城夜半
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合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出

之固晏然無 閉壁以折之 舊唐書薛舉傳後高祖命太宗率諸
一人知者 軍以擊仁果師次高塘而堅壁不動
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
敵好鬪故且 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
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果勇而無
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眾來降仁果
妹夫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
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
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塹城仁 權在於速 舊唐書裴寂傳
果窮蹙率偽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 兵法尙權
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 舊唐書柴紹傳吐谷渾與黨項
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
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 虜異
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
大潰斬首 使功不如使過 舊唐書李靖傳會開州蠻首冉肇則
五百餘級 反率眾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

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吾聞一
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
章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
恭獻平統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名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置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
緩其救我尅之必矣
援臂之勢
舊唐書李光弼傳更思明乘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剉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

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
守表裏相應使賊不得西侵此則
唐書兵志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必治亂未始不以德
三變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失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
二百餘年而
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

遂以亾滅者措唐書霍王元軌傳突厥寇定州元軌閉門偃幟合一城一旗一虜疑不敢入夜遁

先招懷後掩襲唐書蕭俛傳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

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

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須權以勝之

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張守珪傳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

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礮一

有備不敢政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平戎十八策

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積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唐書王忠嗣傳時突

其方疆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一

樂聲不輟五代史梁本紀光啟三年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瑋

張晔攻汴賢軍板橋駐軍北郊瑋軍萬勝環汴為三

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

鄆三年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

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晔而一唯不一結草為人執

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以旗幟

五代史梁臣傳唐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

赴魏而太原可襲乃一以驢負之往

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折簡勝用兵十萬

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五代

史傳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

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一

乃一決勝料勢決戰料情五代史雜傳梁晉戰胡柳晉軍敗

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曰微公幾敗吾

事乃整軍復兵屯八百里五代史吳越世家黃巢攻掠浙東至

戰遂敗梁兵臨安錢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

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
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眾至可敵邪乃引兵趨
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
况八百里乎矣巢眾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
遂急引兵過指坐衣花紋為形勢宋史何灌傳徙熙河都監張
邊事以笏畫御榻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
帝曰敵在吾目中矣驅羊以襲
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
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將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
濼之戰殺獲甚眾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
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
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昌六年左丞相夾谷
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提開進官四級
遷左翼元史洪俊奇傳小字茶邱乃顏叛
都統掩映林木張設疑兵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

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邱兵不滿三千眾有懼色茶邱夜
令軍中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乃
顏兵大驚以為陰符經觀天之道執
官兵大至遂降天之行盡矣故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
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
火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
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
日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
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替者善聽
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
死於物機在於目禽之制在氣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者死之

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
 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
 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
 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
 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見上三盜見上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見上難知

如陰不動如山陰符經注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
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區焉况用兵之務哉筌

日中愆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一者能
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

獨往獨來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
過乎一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

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
六韜武王曰敵知我情通

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復疾擊其不意全勝不鬪大兵無創六韜

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行奇譎設殊異六韜權士三人主

之刑上極賞下通六韜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
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廢養之徒是賞下

通也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六韜諸有陰事
是將威之所行也大慮當用書不

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聞主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書皆六韜是以未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神勢六韜

敵家之眾變生於兩陣之間神勢古之
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器械為寶鬪勇為首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我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

其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軍城六韜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

先定戰地戰日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眾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

攻城圍邑十四變可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

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服可擊阻鼓走疑逸周書五虞一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佐軍舉旗則采虞人謀柔武逸周書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五後動燃之注燃從也不鬪故曰四方無拂奄有天

下猛虎羽翼諸葛亮心書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

加之而翔翔四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郟道海隨所遇而施之元水

經注河南有勾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勾陳之宿主鬪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按注云秩字疑悞澄之以無事濡之

以至仁羅隱兩同晝化行而眾和戰利而寇息然後運糧勢

難行遠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不但多費而示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

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上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入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於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尙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五騎五色旗爲斥候王稱東都事畧曹翰傳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

青旗烟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邱陵舉黃旗以爲應**香料布地**

縛羊擊鼓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葉人數千衣以甲

自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煮黑豆——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畱旗幟於營并——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畧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

師蠶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師蜂立君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制兵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

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